



进退之间：孔子遭遇的困境

(2007-7-2 15:44:29)

作者：邓曦泽

黑云，驱散黑云，重放光明。孔子退出政治，不是消失于世。所谓孔子之隐，是身隐心不隐，退出直接的政治活动，但并非淡漠天下，而依然心怀天下。删诗书，定礼乐，赓续周代道统，传递精神薪火；授道学，施教化，培养经纬之才，待时拯救天下。退隐不是放弃，可以说是“曲线”救国。以政治“直线”救国看来不可能，故孔子走了一条以文授徒的曲线道路。但曲线毕竟是曲线，走曲线道路培养人才，无论人才多么杰出，时势也不会自然好转，故终得有部分士君子走直线道路，甚至更需要在“邦无道”的境遇下出仕，从事政治，借政治改变政治，改变无道之邦为有道之邦。若邦无道就不仕，邦无道不就不可能转化成邦有道了吗？

先秦诸家，孔孟荀及老庄，都讲“俟时”。士君子从政，需待时而动，即需要有时势。“时”指什么样的时势？是举贤授能的时势吗？若是，这种时势能自己到来吗？若不能，又如何能到来？太公钓鱼，以待文王，这一方面昭示了隐世不等于出世，同时也透露出了另一个问题：如果不是文王，太公岂不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，没世而名不称？如果贤君明主久久不出现，天下之士君子岂不淹没殆尽？更进一步，若天下之士君子都等待，时势怎么能到来？天下又如何能从无道转向有道？士君子岂非终不免于心在天山，身老沧州？即便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”

（《子路》），但贤而不用，又如之何？抑或随意而用，随意而废，又如之何？时势既不可坐而待之，又不甘心大道颓废，所以，应该追问：是“俟时”还是“造时”？怎么办？

孔子从直线转向曲线拯救天下，是因为时命大谬而作的无奈的退却。这种退却，是委曲求全。一旦委曲求全，即便是暂时的退却，也毕竟是退却。退却，本身便意味着丧失或颓废——因道的颓废而导致人的颓废以及道与人的相互颓废，“道丧世矣，世丧道矣。世与道交相丧也”（《庄子·缮性》）。

是退还是进？是进亦忧退亦忧。进，又如何两全其美，既不杀身，又能成仁，生与义得而兼之？这难道仅仅是夫子遭遇的困境？“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，此天之所与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

进退之间，更让人牵心的乃是慎终追远而涌动的不可断绝之幽思：前可见古人，后可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我究竟在哪里？

原载：台湾《鹅湖》2006年第5期

[\[第 1 页\]](#) [\[第 2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